



Arsène Lupin

Maurice Leblanc

La Femme aux deux sourires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
亚森·罗宾探案集

双面笑佳人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李曦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
亚森·罗宾探案集



Maurice Leblanc

双面笑佳人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李曦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面笑佳人 / (法) 勒布朗 (Leblanc, M.) 著; 李曦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亚森·罗宾探案集)
ISBN 978-7-5399-7431-6

I. ①双… II. ①勒…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245 号

书 名	双面笑佳人
著 者	(法) 勒布朗
译 者	李 曦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31-6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序幕：奇怪的伤口·····	001
第二章	金发克拉拉·····	011
第三章	位于夹层的先生·····	019
第四章	住二楼的先生·····	031
第五章	入室行窃·····	047
第六章	第一次冲突·····	059
第七章	城堡待售·····	069
第八章	奇怪的合作者·····	081
第九章	缉捕大个子保尔·····	095
第十章	螯虾酒吧·····	105
第十一章	蓝色娱乐场·····	115
第十二章	双面笑佳人·····	129

第十三章	埋伏·····	143
第十四章	争斗·····	153
第十五章	谋杀·····	165
第十六章	佐佐特·····	177
第十七章	惶惶不安·····	187
第十八章	两种微笑之谜得到了解答·····	193
第十九章	戈热莱失去理智·····	207
第二十章	是奥斯特利茨，还是滑铁卢？·····	219
第二十一章	拉乌尔行动并且说话·····	231
第二十二章	英仙座凶杀案·····	247



第一章

序幕：奇怪的伤口



这桩故事，这离奇的惨剧，将在接下来的几页里被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包括每一个线索，每一个细枝末节。

按照规律，大事发生前总应有一些蛛丝马迹会显露端倪，而这桩惨剧发生得却是那样自然，那样毫无预料，连观看小剧的观众都没有觉察到异样的气息。

事情是这样的：得·祝威尔夫妇在奥韦涅的沃尔尼有一座非常恢弘的城堡——顶上有小塔，通体铺着棕红的瓦片。两人在这里招待了宾客，然后一起去维希听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演唱者是令人赞赏的歌唱家伊莎贝利·安德南。次日，八月十三日，伊莎贝利便被邀请来沃尔尼吃午饭。她与得·祝威尔夫人是老相识了，在她与银行家安德南离婚之前两人便是朋友，再说城堡离维希城只有十二公里。

宴席十分成功，气氛热烈。八名陪客中有三对年轻夫妇，一位退休将军，以及让·德·埃勒蒙侯爵——风度翩翩，绅士味儿十足，得到了所有女人的欢心。

除侯爵外，最受欢迎的莫过于伊莎贝利·安德南，不论主宾，每个人都在向她献殷勤，努力使她微笑，取悦她，让她开心。然而她却并不努力取悦任何人，也不竭力引人注目，只是偶尔说上几句话。其谈吐富有见识，通情达理，却缺乏诙谐和灵气。但她模样长得好，也就没有人在意言语中的呆板了。即使她能说出最深刻的话，和她的美貌一比，那

这些话也会显得黯然失色。当人们看着她，看着她那双蓝眼睛、那两片肉嘟嘟的嘴唇、那红润的脸蛋、那端正的面庞，其他一切都会被遗忘的。作为抒情艺术家，尽管歌喉曼妙，才艺出众，但毕竟首先她有美貌。

她衣着朴素，不过没有人会在意，因为人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她身体的优雅，动作的协调，肩膀的秀美。她戴着几条绝美的项链，钻石、红宝石、纯绿宝石杂乱地串在一起，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若是有人称赞这些项链，她会嫣然一笑，轻描淡写地说：

“这是戏台上用的首饰……但它们确实做得很好。”

赞叹者便回应：“我发誓，您要是不说，我真以为……”

她又肯定地说：

“我也一样……大家都被骗过了……”

午餐后，德·埃勒蒙侯爵找到了机会与伊莎贝利·安德南单独相处，于是两人便走到角落单独讲起来，伊莎贝利听得饶有兴趣，若有所思。

其他宾客则聚在女主人周围。那两人的单独交谈似乎令女主人不快。她低声说：

“侯爵是白费时间。伊莎贝利就是一尊美丽但冷酷无情的雕像，我认识她这么久，没有一个追求者成功过。就让他尽情使他的招数去吧，不会有效果的。”



这时人们聚集在平台上城堡的阴影里，脚下是一片凹形的花园，树木、草坪、铺着黄沙的小径和种着紫衫的花坛在阳光下散发着勃勃的生机。花园的尽头是一座座小土丘，上面散布着古城堡、塔楼、角堡和小教堂的废墟。一条小路穿过丛丛的月桂、黄杨和枸骨叶冬青通向它们。

那片断壁残垣显示出壮美的凄凉，尤其当人们知道在那之后便是悬崖绝壁的时候。一道喧腾的激流飞泻而下，在五十米深的沟底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

“多美的环境！”伊莎贝利·安德南感叹道，“相比起来，舞台上那些做作而简陋的布景是多么无趣啊！要是能在这里演戏该多好。”

“伊莎贝利，那么就为我们唱一曲吧。”得·祝威尔夫人说。

“这里太空旷，声音聚集不起来的。”

“不，您的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让·德·埃勒蒙提出不同的看法，“您要是能来上一曲就太美了！就让我们享受享受吧……”

她笑着，想要推脱，可所有的人都围着她，央求她。

“不行，不行。”她说，“哦，不，我在这一定唱不出好的效果。”

可是她无力拒绝，侯爵抓住她的手，试图把她拉到土

丘上。

“跟我来吧，您会带给大家快乐的！”

她仍然犹豫了一阵，然后，下了决心说：

“好吧。您陪我去废墟下面吧。”

打定主意以后，她就从花园里往废墟走，款款而行，仍然是舞台上的节奏。走过草坪，她登上通往对面平台的台阶。上面的台阶更窄，安着栏杆，其间交错摆着一盆盆老鹳草和古代的石花盆。一条种着桃叶珊瑚的小道通向左边。她转了弯，侯爵跟在她身后，两人双双消失在灌木丛后面。

过了一会儿，大家看见她独自一人攀登上面的陡峭的阶梯。德·埃勒蒙从原路返了回来。终于，她出现在一个更高的土台上面。那里有三座哥特式拱廊，那是一个小教堂的残存部分，深处，横出一堵爬满常春藤的隔断墙。

她停住脚步，站在一个像基座的土丘上，看起来身姿壮美。她伸出双臂，开始唱起来。登时，美妙的声音萦绕在这蓝天作盖，爬满藤萝的花岗岩作墙的宏伟剧场。她的表演使得整个山谷充满活力。

得·祝威尔夫妇和宾客都感到这是毕生难得的享受，聚精会神地听她唱歌，看她表演。城堡里的仆人雇工，紧挨着庄园围墙的田庄员工，附近的村民都聚集起来，沉浸在她的歌声中。每个人都觉得这一刻真是美妙无比。

至于伊莎贝利·安德南唱的什么，可能大家都不大清楚。只感受到串串音符流淌在空气中，那歌声浑厚、庄严，时而悲伤凝重，时而朝气蓬勃。可是，突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毫无疑问，她的演唱是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这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她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唱下去。从情理上说，不唱下去也是不行的。可是事情是突然发生的，猝不及防。观众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相差很大，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事发突然，如同炸弹爆炸，毫无征兆、场面失控（大家在证词中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灾祸是突然降临的，那曼妙的声音戛然而止。那在安全遮蔽下的环境里歌唱的女人、那活泼的雕像在废墟的基座上摇晃了几下，就颓然倒下，没有一丝挣扎。大家立刻就确信，既没有发生什么搏斗，也没有什么弥留的情景，等大家赶过去，发现她是一下就断了气的。

等大家爬上那高处的平台，发现伊莎贝利躺在地上，面如死灰……人们纷纷猜测：她是脑溢血？还是心脏病发作？然而她袒露的肩头和胸部那淌着殷红血液的几处伤口否定了大家的推测。

有个人惊恐地失声尖叫：

“她那几串项链不见了！”

警方围绕她的死亡立即开展了调查。当时，这场调查也曾着实牵动了公众的心。毕竟事发突然，案子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死者是颇有名气的歌唱家，隐如迷雾的案件撩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但是由于这场调查毫无结果，不久就草草收场了。时过境迁，大家渐渐淡忘这轰动一时的谜案。负责调查的法官和警察一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一切努力都是枉然。他们都觉得查不出名堂，只知这是一起凶杀案、一桩抢劫案。也许仅此而已。

无可争议，这确实是一起凶杀案。诚然，没有发现凶器、弹头，也没有抓到凶手。但没有一人想到要否认这是凶杀案。四十二个目击者当中，有八人肯定地说看到某个地方发出一道光。可是发光的方向和地点，这几个人却说法不一。另外三十四人什么似乎也没见到；同时，有两人声称听到了沉闷的枪响，不过其他四十人却什么也没听到。

不管怎样，大家毫不怀疑这是一起凶杀案，因为伤口摆在那儿。这是一道可怕的伤口。是子弹吗？如果是子弹，那么射击者应该藏在比歌唱家高的地方，而且子弹射进会大肆破坏肌体内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从殷殷流血的伤口来看，与其说是子弹不如说是钝器导致了这场悲剧。可是用锤子或棍棒杀人的是谁呢？从案件发生到现在，歌唱家一直没有离开观众们的视线，似乎没有人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



行凶。

另一方面，那些项链到哪儿去了呢？这无影无踪的神秘凶手到底是谁呢？在歌唱家倒下，尸体躺在地上的时候，几个在城堡最高一层窗口观看的仆人，眼睛一直紧盯着她和那个土台，那么花园里如果有一个人来回走动，甚至在灌木丛中逃窜，这些人无疑可以看见他……还有，土台背后、废墟下面，是悬崖绝壁，从那里是无法上下的……那么，是出于什么样的奇迹凶手竟然逃脱了呢？莫非他是躲在常春藤下面，抑或藏在哪个洞穴里？警方搜索了两个星期，并从巴黎请来一位年轻警察帮忙。这人名叫戈热莱，对工作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破过好些大案要案。可即便他来了也是没用，案情毫无进展。于是案子被挂起来了。这使得戈热莱十分不快，因为他原先打算一查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

得·祝威尔夫妇被这惨案吓坏了，离开了沃尔尼，称他们永不回来这充满噩梦的地方，并将城堡和里面的用具一并卖掉。半年后，有人买下了城堡。由于是公证人奥迪加先生秘密谈成的交易，所以买主是谁公众不得而知。

所有的仆人、雇农、园丁统统被打发走了。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名叫勒巴东的退休警察和他妻子搬进了大门上方的塔楼，他们夫妻俩负责看守这座城堡。当然，热心于这件事的村里人常试图从他们嘴里套出点什么，到头来却是白忙一

场，因为夫妇俩一丝不苟地执行警卫的任务。不过大家注意到，有一位先生来过几次。大概是每年一次吧，每次来的季节都不同，让人没有规律可循。这位神秘的先生几乎每次都是晚上坐汽车来，在城堡过一夜，次日在溶溶夜色中离去。也许他就是城堡的主人，来这里度假或者办什么事。不过这都是揣测，谁也不能肯定。

十一年后，勒巴东警察死了。

从那时起城堡里只留下他妻子一个人住在大门上的塔楼里。她与丈夫一样言语不多，行事谨慎。城堡里发生的事儿她从不向外人透露，这不禁更引人好奇。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四年。



第二章
金发克拉拉

圣拉扎尔火车站。在进站口与候车大厅之间，进站和出站的旅客们如潮水一般急速地朝着出口与进站通道涌去。顶棚上挂着指示牌和路标。一些职员在检查来往人员的票。两个男人，一副散步者的悠闲神气，在人群之中信步走着，完全不在意这熙熙攘攘的人流。虽然表面上是态度坦然随意，但他们操心的事情恐怕是这车站中的人们完全想不到的。这两人其中一个是胖子，强壮，面相凶恶，看着有些吓人；另一个则身材单薄，文弱一些。二人都戴着圆顶礼帽蓄着胡子。

在几个职员面前他们停下来，显然是要咨询一些事情。瘦男人微微欠身，彬彬有礼地问道：

“请问十五点四十七分的火车什么时候到？”

职员用讥讽的语气，面带不屑地回答道：

“十五点四十七。”

那胖男人无奈地看了同伴一眼，耸耸肩，很是感到遗憾。接着他问道：

“是利齐约来的火车，对吧？”

“不错，是三六八次火车。”职员回答，“十分钟后到站。”

“会晚点吗？”

“不会。”